

不只是我，我发现很多人都

有选择困难症。双十一时，闺蜜叹曰，网购更累，哪里是货比三家，三十家都不止。就连买几本书，也颠来倒去拿不定主意(绝非经济困窘)。分析起每本书的优劣来头头是道，什么“我买了这本，好处是什么”，“我买了那本，遗憾是什么”，最后却说：“我到底买不买？”

啊啊，听得我都抓狂，“三思而后行”，也不是这个想法啊？据传杨绛先生回复过一位学生的留言，这位学生有一大堆的思考和

问题，伴随着愁云惨雾的迷茫。杨绛只说了一句：你就是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。

在我看来，这句话适合几乎每一个人。在脑子里想象一件事情的时候居多，但真正动手去做的时候很少。

就拿写作而言，大多数人脑海中奔突的念头是，标题怎么办啊，到底怎么开头啊，我怕自己写不好，既然写不好，为什么还要去写啊。

另外一些人恰恰相反，脑海里已有很多宏伟篇章的构架，为此心潮起伏，汹涌激荡，夜不能寐。然而，再伟大的作品也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码起来。万丈高楼必须平地起，写一篇文章，多少都是一次煎熬，你得有精力花在构思内容上，花在两段之间如何衔接上；你更得有精力花在自己怀疑与自我否定上，你还得拿出文字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它仍如初恋的心态，才能进行下去。

还有写完之后能发表吗？会被别人接受吗？这种种的压力和焦虑，又岂是写作独有，简直是这个时代的通病。

而这个时代的认知又强化了这种病。

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想想尼采，然后便自问自答：“未来时代的人们有一天会问：二十世

纪的最大失误是什么？在二十世纪，人们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，唯物主义哲学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世界观。”

那么，二十一世纪有什么失误？我不说最大的。人们经常说一句话：现在的人太浮躁。什么是浮躁？就是恨不能孩子在一夜之间长大，事业在一日之间崛起，恨不能一夜暴红，一夜暴富。

城市贫民在家里翻出个祖传犀盒鉴定后发现是文物价值过千万，这样的故事不是小说里的虚构，我们这个时代，只看结果，省略过程，让那种叫浮躁的病更加严重。

写作恰是治这种病的一剂良药。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，哪怕日记也好，不但可以梳理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还可以站在对立面替你讨厌的对方想想，为什么他会那样想那样做，而不是任由某种情绪肆意，随波逐流。

当一个人感受到真实的压力时，才会感知到生活和生命真正的质感。那么，他的选择才可能是一种选择，他的渴望才可能是一种渴望，也终究有达成的希望。

所以，拿出你的笔，敲击键盘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吧。

编辑手记

小说世情

谋富千年

徐宁

有个姓张的村民，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盖房子。他打算盖一座带地窖的二层楼，地基需要挖深一些。挖到地下两米之处，出现厚厚一层青砖瓦砾，清理后又出现一座老房基。三间规模，坐北朝南，每个墙角和隔山的连接处，都有柱子的遗迹，数一数正好八个。因此确定，这是个四梁八柱风格的古建筑遗迹。再往下挖，发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。去掉铁皮，里面是一层石膏，抠开石膏，里面是一层木炭，清除木炭后，最里面是一个红绸子包裹。打开包裹后，包里的物件竟然是一对花瓶。豆青底色，光滑如玉、釉面晶莹剔透并内含微细麻纹。

在场的虽然都是外行，但仅凭其做工精细、釉面华丽，就断定是个宝物，不由争相把玩、爱不释手。突然，有人发现：瓶口里面有东西。小心翼翼地掏出来，原来是写在宣纸上的一幅长卷。行书字体，竖写左始。由于防潮、防腐措施到位，纸卷俨然如新，好像墨迹未干。

村里有个老人，自幼学古文、练书法，正好在场，大家就请他念一念上面的文字。老先生接过来一看，第一句就赞叹道：“好一个工整的黄帝。”

大家就问：“什么是黄帝？”

老人解释说：“所谓黄帝，即黄庭坚体。黄庭坚又号黄山谷，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和佛学家。尤以书法最有盛名，与苏轼、蔡襄、米芾一起合称四大家。”

大家大多不懂书法，唯对纸卷上的内容感兴趣，催促说：“快念快念。上面写了些啥？”

老先生开念：“维大宋宣和六年七月廿一日”

又有人插话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先生说：“这是古人行文的一种格式，先标明日期，说明当日是大宋徽宗皇帝在位时的宣和六年七月廿一日。”

随着老先生的阅读和解释，一个古老感人的故事浮出水面：主人公叫徐子衡，这年61岁，是个致仕(退休)的吏员。因不会来事、脾气又倔，从吏30多年，仅仅熬了个枢密院丞义郎，官阶从八品，拿到现在，也就是个副科级科员。若干年前，老徐被临时抽调到国子监担任免试监考，遇到所管的“号子”里有一位举子因为慌忙忘记带毛笔。没带笔就不能写字，而且交白卷有藐视考官的意思，会被终身罢考。见那考生寻死的心都有了，老徐动了恻隐之心，悄悄送了他一枝。虽说对他是小事一

桩，但对举子来说不啻再造之恩。后来这个考生中了进士、放了外任屡屡升迁，始终不忘他雪中送炭之恩，每次来京城都会探望他，并屡次邀他到任所一游。退休后，老徐没事干，不免到处游历。这年南游，回程经汝州，听说那考生已开了回租，就冒昧叩衙求见。知州听说是老徐，倒履相迎。好吃好喝不用说，离别时还送了一对花瓶，对他说：这是汝州官窑出产的贡品，寻常人千金难买。回家后不要炫耀，放之几十年，待改朝换代再面世。

老徐把花瓶带回家反复把玩，越看越喜欢，遗憾的是不能示众、对人夸耀，不免有些明珠暗投，锦衣夜行的味道。这天晚上恰又做了一个梦：时间是莫名其妙公元2012年。一个叫“香港”地方，有个什么“拍卖行”，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以两亿港元成交，据说相当于数万两黄金。其实，即使在当时，汝窑产品也是相当昂贵的，就这对花瓶，没几十两银子下不来。自己退休月薪不过一贯制钱(千文，相当于一两白银)，就是几年不吃不喝也买不来。几万两金子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

老徐不知道，自己无意中穿越了一回，认为这是老天对自己的启发：自己这一辈儿没富起来，何不为子孙后代谋千年计？苏大士有诗云：今生读书恨已迟。于是，做了包装、写了书简，然后埋入地下，并给子孙作了交代，嘱咐他们悉心守护，逢迎太平盛世挖开开启。

人们常用“沧桑”一词，其词源本意是：沧海变桑田或桑田变沧海。是指在漫长的自然进程中，地表地貌会发生巨大变化。就说老徐当年那老宅，千年之间，因为洪水、战火不知毁坏、淤积、重盖和易手多少次，届时的后人如何找得到？如果不以房屋做参照物，而标以经纬坐标也许好些。

当然，张家房主也没得到。当地政府听说后，以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法律依据收缴了该物。但也没有让他白忙活，发给了数万元奖金。据说，这对花瓶价值数亿元人民币，已成为所在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人们听罢这个故事，无不唏嘘，同时也感激千年前的有心人老徐。不由就叹：仅就瓷器说，如果宋朝以前的人都这么做，万物谋富千年的历史意识和文物观念，吃饭、喝茶、鉴赏和洗刷时小心别弄坏了，多余过时的攒着埋起来，现在的珍品还不多去了。

微语绸缪

作为一名狂热的航天粉，每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期间，我出现紧张、兴奋、刷屏等各种症状，那是必然的。不过我也遭到了科学家朋友的鄙视：人家都在谈论航天工程的战略意义和黑科技，你尽关注天上吃啥了！

有人看门道，有人看热闹。其实，载人航天器里的就餐问题可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小事。你看神舟十一号返回舱归来，两名航天员把啥都留在太空了，却不忘带回一窝花儿一样绽放的生菜。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航天员之腹，在被袋装食品折磨了30天后，他们得有多大克制力，才能忍住不去咬一口绿油油娇滴滴的新鲜蔬菜啊！由此判断，这两人都不是吃货，吃货执行不了中长期航天飞行任务。

这是真正的天价菜。单是计算从火箭发射到返回舱着陆的搭载成本，一窝生菜的价值就能把意大利Alba白松露、伊朗Almas鱼子酱等等忽悠全球土豪的著名昂贵食材秒成麦当劳。

关于为什么选择生菜，中国航天员

流年碎笔

一张脸，像枣那么大，比枣红。上方悬一只黑眼睛。是的，一只眼。另一只眼睛长在对面的脸上。这是一张沉醉多年的面孔，像鸡血石那么红。如此鲜艳的脸庞，眼睛理应是黑色，是的，公鸡有黑色的眼睛。它的眼睛全是瞳仁，没地方长白眼。眼白对它没什么用，它不需要翻白眼。红与黑构成公鸡的面目，还需要什么？喙。是的，它需要吃东西，吃米或沙粒。在红与黑之外，公鸡长出向下弯曲的、坚硬的、黄色的喙。黄喙配合黑红好看极了，这是德国国旗的颜色组合。红脸上的尖喙，如果不是黄色该是什么颜色呢？绿色？滑稽，吉普赛人和鸚鵡才这么搭配。紫色、蓝色和灰色都不对，公鸡的黄喙流露正气，也叫阳气。喙的上端像倒扣的船，镶嵌出气的鼻孔，不必专门长一只鼻子。人用鼻子吸气，用嘴吃饭，是两套班子，鸡合而为一。想想也是，如果人的口鼻长成一体也没什么不行，但满口的牙没办法安置，鼻腔盛不下这么多牙。人之杂食需要牙，人的胃和肠道也需要牙把食物磨碎。鸟类连鼻子带嘴围于喙上只适合吞咽不嚼的东西。

红黄黑是公鸡面孔的主调，色彩不错，但有点秃。公鸡早明白这个，头上早有一顶大红鸡冠子戴着。冠子即帽子，但公鸡的冠子是肉的，一走一哆嗦，神气。从工程学角度说，鸡冠子不管吃不不管喝也不管视力与消化。它管文化，文化即无用之物中的用处，装点王侯之气。公鸡仿佛知道自己鸡冠子帅气并为此纠纠然。只有鸟类有冠，其它动物都是无冠者，连老虎这么威严的兽王也无冠。人之冠是别人做的，皇冠也是工匠造完扣在皇帝头顶上的。公鸡的冠子为爹娘所赐，戴上了就摘不掉。但冠子常常成为公鸡们互殴的受害者，公鸡打架之后鲜血淋漓，血来自冠子。公鸡的冠子在上，颌下有肉坠呼应。下坠亦鲜红，滴水形状，是一对，与鸡喙呈90度，与鸡冠构成T式结构。公鸡作为艺术品，构图很完美。

公鸡头设计得不错，而它的羽毛

辣笔小新

此时此刻，我所在的此处，是你九百三十年前出生的地方。这里有你洗澡时用过的泉水，有你游玩时翻过的小山，这些你大概不会忘记。这里还有你的故居和纪念馆，近千年以来，这座城市一直没有断了对你的思念。

给你写这封信，我首先得告诉你，我们这个年代，会用毛笔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一次性的圆珠笔，也大都用来签字和会议记录，好多字常常忘了笔画。我这封信是用电脑敲的，苹果笔记本，怎么跟你解释呢？苹果，不是吃的那种水果，而是一个牌子，就像你们那个年代，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有张图，画着一个捣药兔子，写“认门前白兔儿为记”，苹果就是那个白兔，是乔家老字号专卖的一种电脑，能当笔墨纸砚用。你要想不出来，我再说一个你们那个年代的人，叫毕昇，搞活字印刷的，电脑里就存着无数的活字，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，就把它调出来。毕昇写字多麻烦啊，据说有次他把两套活字混到一个版里了，就只好一个人把相同的挑出来，发现一对挑一对，因此还发明了一种叫“连连看”的游戏。

扯远了，我想说用电脑敲字，和用毛笔写，完全是两种思维模式。毛笔蘸着墨，蘸着你精巧的构思，通过中枢神经，

吃货为什么上不了太空

白瑞雪

中心的专家是这样解释的：一来生菜在地面上的种植技术比较成熟，二来生菜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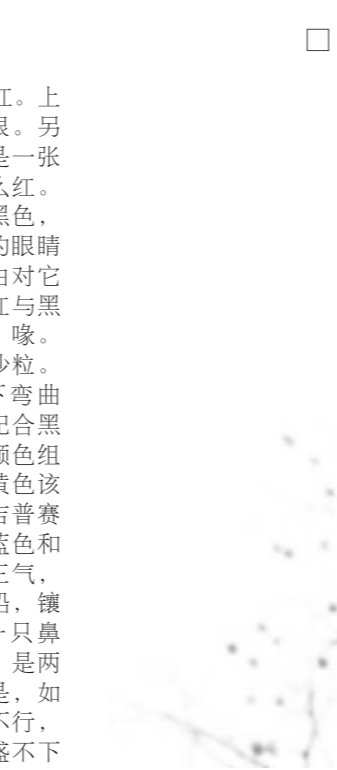
等等！我最爱的豌豆尖表示不服！遍布我国南北的豌豆尖，播种30天即可采摘，微微加热即可食用，而且每过一周左右就能长出新茬，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可持续战斗能力，极宜太空栽培。

关键是，它太好吃了。在地面辅以干红辣椒清炒，点半勺鸡油入汤，火锅涮两筷子捞起，或者来几根点缀一碗担担面，皆是美不胜收。素菜与肉类同煮时前者往往是小配角，豌豆尖则扭转了我

微信群聊天，各种分歧各种抬杠。突然有人说，我老表弟刚收了几亩豌豆尖，给你们寄点吧。一行行地址瞬间喷薄而出，不同政见的各位

公 鸡 值 得 拜 一 拜

鲍尔吉·原野



更美。如果说鸡头是工笔细绘，鸡的羽毛则是大写意，印染工艺有一种反光物质染织，如壁纸。公鸡羽毛中也有反光材料，在阳光下流光溢彩，羽毛折射光芒又有各自的色彩，比金鱼更绚丽。公鸡最美的羽毛是颈羽，王羲之当年做鸡毛笔用的是鸡之颈羽。鸡颈羽短而分层，颜色由浅入深，像胸前挂满了勋章。公鸡发怒时，“勋章”如雨伞一样打开。脖子炸出一圈羽毛的公鸡是可爱的，虽然在生气。生气的公鸡脸更红，爪子开始发力。炸开的颈羽像给它的脖子套了一个飞碟，仿佛在旋转。生气也是公鸡的本领，鸡一身的武士气质，如果脾气温顺，就像一个假货了。公鸡更美的羽毛，或曰美的巅峰是它的尾羽——高高耸立，如流苏一般垂下，这近乎奇迹。它的尾羽翘那么高干吗？超过了头顶。这也属于文化，为了好看。从造型说，公鸡是一个倒三角结构，上端又是马鞍型。它的脚像高脚酒杯的脚一样支撑身体，匀称、简洁、有力。公鸡

写给李清照的一封信

准确地落到宣纸上，写一个字，就是一个字，写错一个字，就要从头再写。电脑则可以删来补去，移来挪去，拼来凑去。写小说倒方便些，写诗词，实在敲不出你的韵味，输入法还经常自作主张，比方说，你有句“险韵诗成，扶头酒醒，别是闲滋味”，用电脑敲，“险韵”很容易敲成“闲云”，甚至敲成“先孕”，“诗成”不小心就敲成“师承”，或者“实诚”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，天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：简单，粗暴，自信，浮躁，泛滥，毫无节制，和用电脑敲也不无关系。

所以，现在有人用电脑写古诗词更不靠谱。听说还有一些软件和网站，把写好的古诗词输入进去，会自动检测出平仄不符的地方，让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调，即使一个根本就不懂平仄的人，也能弄出一首无调的歌词。就像好多唱歌跑调的人，通过一个字一个字的录音，也能弄出一首听上去还不错的歌曲。你想像不想到？

你一共留下五十八首词，其中二十八首都提到酒，菊花开了喝：“不如随分尊前醉，莫负东篱菊蕊黄”；梅花开了也喝：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”。出去春游喝：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

节操尽失，转而热烈讨论一个达成高度共识的问题：快递什么时候能到？

去年，国际空间站的货运补给任务屡屡失败。估计站内同志们的那个望眼欲穿，跟女人等双十一包裹的心差不多。作为构建和谐宇宙的重要举措，要是有几盆豌豆尖孜孜不倦地吐绿，必能极大鼓舞他们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。

“天宫二号”进行蔬菜栽培实验的新闻经新华社播发后，有读者评论：“看到了吧，我们发展航天技术，真的只是想种点小菜改善下生活！”这届读者好赞，完全领会到了我国航天工程“和平利用太空、造福人类”的宗旨。

不过，“改善生活”并不是一个像“先赚上一个亿”那么小的目标。载人航天器内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是航天员的生命线，第一代叫“非再生环控生保技术”，也就是说，多少东西带到了天，才能吃多少。然而火箭的发射能力总是有限，于是有了第二代“物理化学式再生环控生保技术”，通过

物理、化学方式实现氧气和水的循环利用。国际空间站公布的一段视频中，日本科学家若田光一指着咖啡愉快地说：“不知道我这杯装了谁的尿！”你看，科学真是我们破除心理障碍、轻松生活的利器啊。

太空种植则代表了第三代系统——“受控生态生保技术”，植物不仅提供食物补给，还能平衡人呼出的二氧化碳。因此，在轨植物栽培是未来深空探测长期飞行的一项关键技术。“决定你能飞多远的是思想的高度与深度”？扯。决定你能飞多远的，是你在太空舱里种菜的水平。对于这一难题，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中，神舟十一号带回的生菜即为我国一枚小小成果。

探索之路山高水长。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蔬菜大棚之前，无美食不好好干革命工作的吃货们恐怕是上不了天的。所爱即所制，让我们心心念的东西便是软肋。不仅吃饭，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李伟明

中学时代，我曾经疯狂地自制“书籍”。

那时候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剪报纸上面。有些破损的报纸，保存不便，就取其精华，将有用的部分“截留”下来。时间一长，剪报资料就多了，翻阅，查看越来越不方便。这时，我便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将它们“文以类聚”，粘帖成册，像出“丛书”般。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“书”，分生活类、文艺类、科技类等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齐全。那几年，这类“书”我几乎坚持每月“出版”一册，而且给它们编上“统一书号”。为了使它们美观些，在编排上可谓费尽心机，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合成一个整体。

与剪报“辑”书相比，手抄“制”书的经历更让我引以为豪。那時候，借人家的报刊书籍，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，必抄录之。起先因为没有“出书”的预见，抄得很潦草。后来数量多了，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册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，最后干脆将前头不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(称为“再版”)。记得有一年寒假，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，如获至宝，没日没夜地抄，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，二十来天假期过去，一千多首词被我一首不落地抄完，还编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开学还书时，右手中指已被钢笔压得起厚茧。

读初三那年，我迷上了武侠小说。读得多了便想一试身手，笔名都取好了，就叫“全庸”(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)。尝试写了几章，困难就来了：自己不学武术，每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，场景描写总是“活”不起来。咋办？想出了一个笨法子：做笔记。大约两年时间，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武打场面描写、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，每逢“写作”卡壳时，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几招。这样一来，这所谓的“小说”还真“活”起来了，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。

大约四五年的时间下来，我剪辑了二十多本铅印的书，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，所抄字数在百万以上。后来读大学中文系，有些同学惊讶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面颇有“博览群书”的嫌疑，我将当年制书的经历如实道来，闻者无不哑舌。

当然，读大学后，书籍多了，也有些条件好些的，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了。当年那些“书”，剪报本因为太粗糙，且“书老纸黄”，早已废弃不用，后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；手抄本则因为付出心血太多，至今仍珍藏在书箱。

物理、化学方式实现氧气和水的循环利用。国际空间站公布的一段视频中，日本科学家若田光一指着咖啡愉快地说：“不知道我这杯装了谁的尿！”你看，科学真是我们破除心理障碍、轻松生活的利器啊。

太空种植则代表了第三代系统——“受控生态生保技术”，植物不仅提供食物补给，还能平衡人呼出的二氧化碳。因此，在轨植物栽培是未来深空探测长期飞行的一项关键技术。“决定你能飞多远的是思想的高度与深度”？扯。决定你能飞多远的，是你在太空舱里种菜的水平。对于这一难题，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中，神舟十一号带回的生菜即为我国一枚小小成果。

探索之路山高水长。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蔬菜大棚之前，无美食不好好干革命工作的吃货们恐怕是上不了天的。所爱即所制，让我们心心念的东西便是软肋。不仅吃饭，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李伟明

中学时代，我曾经疯狂地自制“书籍”。

那时候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剪报纸上面。有些破损的报纸，保存不便，就取其精华，将有用的部分“截留”下来。时间一长，剪报资料就多了，翻阅，查看越来越不方便。这时，我便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将它们“文以类聚”，粘帖成册，像出“丛书”般。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“书”，分生活类、文艺类、科技类等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齐全。那几年，这类“书”我几乎坚持每月“出版”一册，而且给它们编上“统一书号”。为了使它们美观些，在编排上可谓费尽心机，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合成一个整体。

与剪报“辑”书相比，手抄“制”书的经历更让我引以为豪。那時候，借人家的报刊书籍，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，必抄录之。起先因为没有“出书”的预见，抄得很潦草。后来数量多了，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册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，最后干脆将前头不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(称为“再版”)。记得有一年寒假，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，如获至宝，没日没夜地抄，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，二十来天假期过去，一千多首词被我一首不落地抄完，还编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开学还书时，右手中指已被钢笔压得起厚茧。

读初三那年，我迷上了武侠小说。读得多了便想一试身手，笔名都取好了，就叫“全庸”(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)。尝试写了几章，困难就来了：自己不学武术，每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，场景描写总是“活”不起来。咋办？想出了一个笨法子：做笔记。大约两年时间，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武打场面描写、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，每逢“写作”卡壳时，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几招。这样一来，这所谓的“小说”还真“活”起来了，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。

大约四五年的时间下来，我剪辑了二十多本铅印的书，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，所抄字数在百万以上。后来读大学中文系，有些同学惊讶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面颇有“博览群书”的嫌疑，我将当年制书的经历如实道来，闻者无不哑舌。

当然，读大学后，书籍多了，也有些条件好些的，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了。当年那些“书”，剪报本因为太粗糙，且“书老纸黄”，早已废弃不用，后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；手抄本则因为付出心血太多，至今仍珍藏在书箱。

物理、化学方式实现氧气和水的循环利用。国际空间站公布的一段视频中，日本科学家若田光一指着咖啡愉快地说：“不知道我这杯装了谁的尿！”你看，科学真是我们破除心理障碍、轻松生活的利器啊。

太空种植则代表了第三代系统——“受控生态生保技术”，植物不仅提供食物补给，还能平衡人呼出的二氧化碳。因此，在轨植物栽培是未来深空探测长期飞行的一项关键技术。“决定你能飞多远的是思想的高度与深度”？扯。决定你能飞多远的，是你在太空舱里种菜的水平。对于这一难题，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中，神舟十一号带回的生菜即为我国一枚小小成果。

探索之路山高水长。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蔬菜大棚之前，无美食不好好干革命工作的吃货们恐怕是上不了天的。所爱即所制，让我们心心念的东西便是软肋。不仅吃饭，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李伟明

中学时代，我曾经疯狂地自制“书籍”。

那时候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剪报纸上面。有些破损的报纸，保存不便，就取其精华，将有用的部分“截留”下来。时间一长，剪报资料就多了，翻阅，查看越来越不方便。这时，我便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将它们“文以类聚”，粘帖成册，像出“丛书”般。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“书”，分生活类、文艺类、科技类等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齐全。那几年，这类“书”我几乎坚持每月“出版”一册，而且给它们编上“统一书号”。为了使它们美观些，在编排上可谓费尽心机，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合成一个整体。

与剪报“辑”书相比，手抄“制”书的经历更让我引以为豪。那時候，借人家的报刊书籍，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，必抄录之。起先因为没有“出书”的预见，抄得很潦草。后来数量多了，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册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，最后干脆将前头不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(称为“再版”)。记得有一年寒假，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，如获至宝，没日没夜地抄，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，二十来天假期过去，一千多首词被我一首不落地抄完，还编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开学还书时，右手中指已被钢笔压得起厚茧。

读初三那年，我迷上了武侠小说。读得多了便想一试身手，笔名都取好了，就叫“全庸”(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)。尝试写了几章，困难就来了：自己不学武术，每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，场景描写总是“活”不起来。咋办？想出了一个笨法子：做笔记。大约两年时间，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武打场面描写、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，每逢“写作”卡壳时，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几招。这样一来，这所谓的“小说”还真“活”起来了，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。

大约四五年的时间下来，我剪辑了二十多本铅印的书，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，所抄字数在百万以上。后来读大学中文系，有些同学惊讶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面颇有“博览群书”的嫌疑，我将当年制书的经历如实道来，闻者无不哑舌。

当然，读大学后，书籍多了，也有些条件好些的，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了。当年那些“书”，剪报本因为太粗糙，且“书老纸黄”，早已废弃不用，后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；手抄本则因为付出心血太多，至今仍珍藏在书箱。

物理、化学方式实现氧气和水的循环利用。国际空间站公布的一段视频中，日本科学家若田光一指着咖啡愉快地说：“不知道我这杯装了谁的尿！”你看，科学真是我们破除心理障碍、轻松生活的利器啊。

太空种植则代表了第三代系统——“受控生态生保技术”，植物不仅提供食物补给，还能平衡人呼出的二氧化碳。因此，在轨植物栽培是未来深空探测长期飞行的一项关键技术。“决定你能飞多远的是思想的高度与深度”？扯。决定你能飞多远的，是你在太空舱里种菜的水平。对于这一难题，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中，神舟十一号带回的生菜即为我国一枚小小成果。

探索之路山高水长。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蔬菜大棚之前，无美食不好好干革命工作的吃货们恐怕是上不了天的。所爱即所制，让我们心心念的东西便是软肋。不仅吃饭，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李伟明

中学时代，我曾经疯狂地自制“书籍”。

那时候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剪报纸上面。有些破损的报纸，保存不便，就取其精华，将有用的部分“截留”下来。时间一长，剪报资料就多了，翻阅，查看越来越不方便。这时，我便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将它们“文以类聚”，粘帖成册，像出“丛书”般。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“书”，分生活类、文艺类、科技类等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齐全。那几年，这类“书”我几乎坚持每月“出版”一册，而且给它们编上“统一书号”。为了使它们美观些，在编排上可谓费尽心机，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合成一个整体。

物理、化学方式实现氧气和水的循环利用。国际空间站公布的一段视频中，日本科学家若田光一指着咖啡愉快地说：“不知道我这杯装了谁的尿！”你看，科学真是我们破除心理障碍、轻松生活的利器啊。

太空种植则代表了第三代系统——“受控生态生保技术”，植物不仅提供食物补给，还能平衡人呼出的二氧化碳。因此，在轨植物栽培是未来深空探测长期飞行的一项关键技术。“决定你能飞多远的是思想的高度与深度”？扯。决定你能飞多远的，是你在太空舱里种菜的水平。对于这一难题，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中，神舟十一号带回的生菜即为我国一枚小小成果。

探索之路山高水长。在中国空间站建成蔬菜大棚之前，无美食不好好干革命工作的吃货们恐怕是上不了天的。所爱即所制，让我们心心念的东西便是软肋。不仅吃饭，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非常文青

李伟明

中学时代，我曾经疯狂地自制“书籍”。

那时候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剪报纸上面。有些破损的报纸，保存不便，就取其精华，将有用的部分“截留”下来。时间一长，剪报资料就多了，翻阅，查看越来越不方便。这时，我便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将它们“文以类聚”，粘帖成册，像出“丛书”般。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“书”，分生活类、文艺类、科技类等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齐全。那几年，这类“书”我几乎坚持每月“出版”一册，而且给它们编上“统一书号”。为了使它们美观些，在编排上可谓费尽心机，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合成一个整体。

与剪报“辑”书相比，手抄“制”书的经历更让我引以为豪。那時候，借人家的报刊书籍，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，必抄录之。起先因为没有“出书”的预见，抄得很潦草。后来数量多了，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册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，最后干脆将前头不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(称为“再版”)。记得有一年寒假，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，如获至宝，没日没夜地抄，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，二十来天假期过去，一千多首词被我一首不落地抄完，还编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开学还书时，右手中指已被钢笔压得起厚茧。

读初三那年，我迷上了武侠小说。读得多了便想一试身手，笔名都取好了，就叫“全庸”(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)。尝试写了几章，困难就来了：自己不学武术，每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，场景描写总是“活”不起来。咋办？想出了一个笨法子：做笔记。大约两年时间，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武打场面描写、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，每逢“写作”卡壳时，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几招。这样一来，这所谓的“小说”还真“活”起来了，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。

大约四五年的时间下来，我剪辑了二十多本铅印的书，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，所抄字数在百万以上。后来读大学中文系，有些同学惊讶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面颇有“博览群书”的嫌疑，我将当年制书的经历如实道来，闻者无不哑舌。

当然，读大学后，书籍多了，也有些条件好些的，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了。当年那些“书”，剪报本因为太粗糙，且“书老纸黄”，早已废弃不用，后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；手抄本则因为付出心血太多，至今仍珍藏在书箱。

写给李清照的一封信

准确地落到宣纸上，写一个字，就是一个字，写错一个字，就要从头再写。电脑则可以删来补去，移来挪去，拼来凑去。写小说倒方便些，写诗词，实在敲不出你的韵味，输入法还经常自作主张，比方说，你有句“险韵诗成，扶头酒醒，别是闲滋味”，用电脑敲，“险韵”很容易敲成“闲云”，甚至敲成“先孕”，“诗成”不小心就敲成“师承”，或者“实诚”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，天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：简单，粗暴，自信，浮躁，泛滥，毫无节制，和用电脑敲也不无关系。

所以，现在有人用电脑写古诗词更不靠谱。听说还有一些软件和网站，把写好的古诗词输入进去，会自动检测出平仄不符的地方，让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调，即使一个根本就不懂平仄的人，也能弄出一首无调的歌词。就像好多唱歌跑调的人，通过一个字一个字的录音，也能弄出一首听上去还不错的歌曲。你想像不想到？

你一共留下五十八首词，其中二十八首都提到酒，菊花开了喝：“不如随分尊前醉，莫负东篱菊蕊黄”；梅花开了也喝：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”。出去春游喝：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